



15
1412
6



STILL

STILL

門 5
號 1412
卷 6

京都大學
25.10.3
藏

餘冬序錄則涂卷之二十六

外篇第一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司馬史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而後來著述家直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注史記者遂以人為衍字謹考諸家書傳孔子生曾襄公二十一年或曰一十二年襄二十二年為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論者謂生是年為是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子思之母死孔子令其哭於廟子思逮事孔子所與孔子問答語為多孔子之卒子思寔喪主四方士來觀禮焉子思生年今不得知可知者孔子卒之

年子思則既長矣孟子以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魏慎
靚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赧王元年丁未去齊其書論
及張儀當是五年辛亥後事自敬王壬戌至赧王辛亥
百七十年辛亥去伯魚之卒百七十有四年以百八九
十二百年間所生人物而謂其前後相待共處函丈傳
道受業何子思孟子之俱壽考而至是也子思孟子之
壽考或謂亦有可言者安王二十五年甲辰子思言苟
變於衛是時子思無恙也孟子魏惠王時已稱叟較其
生近安王即位時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奚不可之有
乎口安王甲辰伯魚卒百有七年孔子卒百有三年子
思乃尚存耶孟子之少也其母三遷而後知學其母為

之斷織其娶也見其妻踞而欲出之其時吾不知其年
而知其未從子思學也過此子思而尚存邪安王時子
思而存亦決無居衛理或曰子思居衛見孟子書可弗
信乎以春考之子思居衛必是衛悼敬昭公時也昭公
時衛屬于晉韓趙魏氏賢者已自難安其國懷憂憤類
皆弑君賊衛非父母國也子思忍復面其人而為之謀
而不去耶威烈王廿六年辛未魯穆公立孟子曰繆公
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又
曰繆公之於子思亟問亟饋鼎肉子思不悅又曰繆公
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繆公之尊禮子思如
此子思之自尊如此子思是時年登期頤於父母國有

賢君馬公儀休為相泄柳申詳為臣而子思顧不老焉
而適亂國與逆賊語耶子思居於衛有齊冠或曰冠至
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孟子曰子思臣也微
也必子思少壯從仕時事子思言苟變於衛果有是必
在悼敬昭公時而記之者誤耳孟子之年今不得知若
生近安王即位時顯主乙酉年當六十餘稱叟不疑報
王丁未距乙酉又二十三年孟子年近九十矣七篇之
書或謂孟子所如不谷退而與萬章之徒為之或謂孟
子既沒其徒相與記其所言焉耳孟子書云由堯舜至
于湯由湯至文王至孔子皆五百有餘歲由孔子
而來至于今當有餘歲似在始遊梁齊時所言者其云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似在去齊後時所言者然則謂
其書作於一時而記於一時也可乎然則孰是言為歲
年之近久而論其人其書也又可乎晦庵先生孟子序
說一本史記列傳而分注諸家之言以致其疑其為通
鑑綱目特據司馬公見成所次舊文而錄之耳吾恐後
學於此不復更參究也有以此問者誰其能無疑哉孔
子伯魚顏淵生卒年歲備載於諸書矣公羊傳載孔子
生左傳載孔子卒家語載孔子年歲史記載孔子生後
公羊傳一年而卒歲與家語合若公羊穀梁二傳所載
孔子不生於庚戌也家語載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伯魚
年五十卒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顏淵之卒

其大夫為言之特也孔子年三十有四矣子長乃通作丙寅年事而為年少好禮以未合年十七之說誤矣

○家語載帝文何為潘公熙子何當嗣而讓其弟厲公馬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賜世為宋卿按史記潘公名共煬公名熙云潘公共卒弟煬公熙立潘公子鮒祀共煬公自立曰我當立是為潘公而不載為父何為何人之子及其所讓之實若何為熙子則鮒祀乃不共戴天之人胡讓之云乎若為共子當嗣則熙之立不言何讓而鮒祀之就熙而自立又曰我當立何也何之後世為宋卿若其與鮒祀有父仇何決無卿理而鮒祀亦決無使得在位理然則何必共之適也當嗣矣熙立而鮒祀

賦之豈不猶吳公子光事乎而何讓之豈不猶季子事平而紀載失其詳耳

○祖庭廣記堯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准河目海口龍額斗唇昌頰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解鷗脩肱參肩守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鼻腋堤眉也足谷竅雷聲海腹脰上趨下末倭後耳面如蒙棋手垂過膝耳垂珠庭唇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下溼天文是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弁視若塔四海躬已後謙謙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去後先聖四十九表承於其弘之所談姑希子卿之所稱也其弟子之所識與荀卿司馬

遷董之所述者蓋云備公大然綿書曾載胸應碑古理七
重及鈞文在手等處又弗及焉是以蓋聖人之儀觀
歟漢文公刊圖先聖遺像今不獲見而天下學宮石刻唐
吳道玄筆鬚鬣甚感質諸前所云蓋未嘗及鬚鬣也遺
像其可微歟

○吳道玄畫先聖遺像石刻者春嘗見于河南開封
及諸府學而今蕪江瞻之須上以較他凡墨本六紙相
同豈皆摹自驛梁者歟傳稱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
表事舉甚悉特未及舌與髮鬚耳舌內藏不得為表綿
書乃云仲尼舌理七重餘如鈞文在手及胸應矩等處
鬚之四十九表言亦多異亦不記及鬚鬣也今世傳遺

像額頰間鬚鬣甚盛聖人儀觀果誠有之紀記不應獨
遺於戲而載之德照臨之容雖親炙高第善言之士弗
能盡而况繪史意區依稀鬚鬣半歲而下類非常時目
擊之所擬乎言儒欲識聖人幸求之聖人之書深體力
察而存以得其心焉則所謂四十九表之在遺像者夢
寐可觀印證茲圖庶乎其不差矣

○春既跋聖像嘗以榻本寄故友黃輩伯固伯固復書
云承聖像見示疑鬚鬣事偶萬元儒黃四如先生所為
記孔聖遺像宗廟小影為言生買亦云先君生無鬚
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後世偶塑轉異美鬚長
鬚未審何據太史公所謂鈞之亦睹容貌者也得此錄

上奉備一說蓋四如乃生族祖公家集猶存春因記孔
叢子子思告齊君實有吾生無須眉之說取而閱
之信如四如之所扣者蓋與六道之傳為既誤後世據為
偶類遂弗加攷正爾今闕里有行教圖是小影也如僥
几乘輿及司寇等家亦畫影與世始亦踵世本傳誤之故
無所謂亦廟小影也

○韓非呂氏言並言孔子之力能招國門之關而不以
力聞夫關不稱其力稱其德孔子之不以力聞固也若
云招國門之關則必嘗有所試然後有此事孔子之力
其肯有所試而有所試按左傳晉伐偏陽諸侯之士
門焉縣門發聊人鮑挾之以出門者然則此事左氏所

傳蓋孔子之父也後人誤以為孔子者也

○史記仲尼弟之口列傳載顏回至公孫龍顯有年名及
受業問見子書滿時三十五人而公伯寮子周與焉其無
年不見書傳再考之至公西歲四十二人共七十七人蓋
孔子所謂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是也
小司馬謂家語數同今按家語止得七十五人中問姓
名亦復差異史記顏何字與察隱引家語字緝以證之
則其有必有疑而今本無之然氏言史并仁山金氏謂
秦中必有不載於家語是說今本言之耳索隱又云文
公圖百世伯玉林以申棧申堂今石室圖七十二人亦
無所謂與也之有任職方如中好言正德政元曾奏

為釐正祀典事內一併一考祀廟弟子配享皆以前惟
顏子一人東漢時嘗祀七十二弟子不出廟里唐開
元中造贈十哲及七十一子對面說天下自是始並從祀後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四十七百七人司馬貞索隱曰家語
亦有七十二人史記別有琴牢陳亢懸豐
當此三人之數然今世傳家語止
有鄭國申黨顏何家語不載而載
所無者直謂元贈典自史記七十
薛邦申續又史記之
故陳亢申張琴琴張六人宋祥
七人外又有遠瓊林
除去琴牢餘皆因之懸豐今家語
符大觀申加封後祀
檀弓篇縣子疑即其人而祀典今
作懸宣字子象禮記

不及馬家語薛邦守子徒申續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
申黨同字此則邦即國也續即黨也與琴牢琴張自是
一人而傳者之說耳論語釋文申張鄭廣成云蓋孔子
弟子申續史記云中黨字同家語云由續字用今史記
以黨為黨以續為續其為孰或無疑後漢王政云有美
羊之繁無申黨之欲是以續為黨也由入記索隱謂文翁
國有申張今國有黨無張是以黨為黨也唐宋加封申
黨申張俱列從祀一人而為二人薛邦之為鄭國姓氏
猶類相遠二申猶二張也下祀薛邦而二申復並祀焉
不已續乎國之大事也其祀也則從祀祀事之大者又况
其親次之人而可續之為乞今日補

從之而削除所重記者于今式以改正數百年之缺
錄若公伯寮乃季氏之黨非孔子弟子遠伯王孔子之
所置事不當在弟子列宋儒嘗辨其誤謂不當祀而重
祀之失則不容一日而不正若弟子列氏之可信莫可
信於家語執家語以定初祀者復有前失故事下禮部
因別條典禮重大學士議議我輩出當有為斟酌考定
而繼陳者其事必有而後也
○閔子少孔子十五歲蓋魯君生於國末世詩外傳
有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之事此等一字之不照時代年
歲始近莊周寓言之謬悠矣文選以下子夏田子方
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通轡諸家書所記而脩

者三人不必正同時也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
時子夏年二十八又七十七年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魏始為侯子夏時已百五歲洪景盧亦疑其不然春以
為此則有可解者前以威烈元年嗣為大夫其行事見
書傳往往用後來稱號如立幽王子止泚少梁使其子
擊于闔繁龐使樂羊伐中山其子擊字中山皆稱文侯所
謂文侯以子夏為師乃是其為大夫時不從泥其為侯
之時而疑子夏之年也
○蘇子瞻嘗病太史公言字我與田常以魯惠其族使
吾先師之門乃有數臣天下通祀者定其間以為
千載不竭之意而引李斯諫二世書有田常而惠施德

陰取齊國殺安子於庭之言以明其不殺身一快也然
不知司馬貞所辨為長史記案隱曰左氏無我與田
常作亂之文而有闕止以爭靈為陳恒所殺止字年我
字與安子相涉因誤然貞此言足以獨千載之感矣
數公豈未之見抑有所不然歟按左氏傳齊簡公之在
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
朝諸御執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陳
氏如公宮子為屬攻圍與文門不勝而出陳氏追之
殺諸郭闕而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執言不及此此
其事也呂氏春秋諸御執諫簡公曰陳成常與安子之
二臣者甚相憎願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所能識

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安子於庭即簡公於廟簡公太
息曰余不用執之言以致此患也淮南記與呂氏同此
是觀之安子即闕止明矣太公殆承呂氏之誤耳劉
向說苑田成子常與安子爭安子夜伏卒將以攻田成
子安子於卒中曰不見旌旗即毋之鵠夷子皮聞之告田成
子曰成子固為怨也必是年我之卒以攻之所謂鵠夷
子皮乃荒暴野蠻也越定是年越方困於吳蠡何曰三齊
越滅吳蠡也田成子及云之止於陶朱則後簡公之
越久矣田成子止陶朱為此辭元謬誤無據
○蓋子師子思嘗明教民之道其語司馬公通鑑錄
焉而朱子綱目仍之此非孟子受親筆於子思之一證

歟宋子嘗云孔聖取子等書多日後人誤記此皆焉只言也今
茲所取為其言近理一十

○子思居衛緼袍無象曰子方使人遺之狐白之裘子
思不受曰子方親之使時人遺之侯與魯穆公同時子
方嘗見禮遇於魏文侯至衛也子思時在魯孟孫孫魯
穆公無人卒子思之側則不能又子思何至居衛衛人
不能養至極貧窶而猶不歸父母之國以守防山之立
墓非人情也狐白之裘以孟嘗君之富不能更只六而子
方得而遺之乎為是說者特欲以著聖賢守身之當節
耳

○公穀傳於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紀孔子生而史記

以為二十二年按孔子之卒左傳及史記皆在哀公十
六年之四月從公穀則孔子壽七十三從史則短一年
家語終記解謂孔子終時年七十二矣諸家未有要其
年數者司馬遷蓋即左氏書卒之年而推之謂生襄二
十二年而合於家語所記為年七十二而後之作譜系
作年表及編年紀年事實者又以巳酉為定何也索隱
云史記以周正十一月為明年故誤也似為善辭然春
秋正月乃周正月也三氏之符豈用寅建哉遷書亦必
所不容易者當再考

○列子有伊尹生乎空桑語而後人遂為事以實之云
伊尹之母生伊水上孕憂有神告曰曰出水而東走無

顧明日視曰中出水告其鄰東走顧其邑盡為水身因
化為桑有辛氏採桑得嬰兒於桑之中獻之於君君命
乳之命之曰伊尹著漢孔圖者又造一事云孔子母微
在遊大冢之叟睡夢黑帝使請已往夢交語文乳必於
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孔子於空桑中其誕如此空桑
地名也三氏春秋顧頊山自弱水實處空桑
○舜醜益無疆飲乎土蓋墜乎土則見韓詩外傳而韓
非謂舜造漆器之文也

○嵩山之陽舊有啟母廟前有石高二丈許而
中裂號啟母石郡志載淮南子云啟母塗山氏之女禹
治洪水經嶧山謂塗山氏曰欲胸開鼓其乃來禹跳

石誤中鼓塗山來見禹方化熊慙之而去嵩高山下化
為石禹曰師我子石破而生啓蓋此石是何其誕也近
世有引晉及孟子語為之辯者謂禹治水於外勤而久
矣不暇治高之餉而後食而塗山安得隨其所之而餉
之禹善化為異物何不一世之人而獨遇其所匹之
世之人何不見而塗山獨見之而慙耶塗山慙禹之化
熊而不自慙於化石頑然以暴露於天地間豈有是理
春惟物固有化者此物化為彼物或物化人人化物昔
人所謂千變萬化未始有極自無情而之有情自有情
而之無情者何足深辯此石則自可毋辯而知其妄也
春秋傳舜殛鯀于羽山其神入于羽淵化為黃熊左氏

之誣也而淮南子乃言禹化熊羆蓋好事者承說踵妄
轉相附會而至是耳予聞登封又有所謂啓母墓者漢
書注啓母墓在陽城即嵩山之陽今登封地然則此石
爲啓母此墓何爲者耶

○朱子語錄砥柱銘上說禹神冠莫顧過門不入掛冠
是有箇文字說來今記不得是甚文字世間文字甚多
只後漢書注內有無限事春按淮南子有曰禹之趨時
也履遺而弗納冠掛而不顧桓寬蓋鐵論亦曰禹感洪
水身親其勞簪履不振冠掛不顧砥柱銘掛冠句出此
○楚成王圖許蔡穆侯將許慎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
男而縛御整大夫衰經士與柳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

武王克殷微子啟 是按書殷紂無道微子去之周啓

歸周在武王克殷 前何應當日而有是事啓歸周後

決無還殷理哉 戰決不以身從之從人伐其宗

國賢者不爲首從也 矣又惡用此爲乎或謂逢伯之言

非無所愛之者余者心此殆非微子事而逢伯欲託諸武

王禮命微子以爲許男地爾

○商禮命微子爲康叔封見於商子商子告以橋梓之道商

子者當將賢人也史記武王下車表商容之問商子者

其節之歎

○管子言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不

幸而不死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

叔之為人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然不可不為政云云是
管仲之死先鮑叔也劉向說苑鮑叔牙死其管仲舉上棺
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管仲曰非夫
子所知也云云則是鮑叔先管仲而死也當考

餘冬序錄卷二十六

餘冬序錄空輟卷之二十七

外篇第二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文編輯

孔子後斯道至宋儒復明而周子實自唱之先正有謂
其得聖賢之不傳於遺經者有謂其不由師傳默契道
體者或問晦菴周子之學是自得於心還有所傳授否
晦菴以為亦須有所傳授濂溪乃陸說婿溫公涑水記
聞載說事乃篤實長厚之人周有得於陸藍青水水未
可知朱亦是取魯君子意耳世俗相傳又有謂其太極
圖說得之於潤州鶴林寺僧壽涯者誣甚矣哉

○濂溪先生令郴時郡守李初平聞先生論學欲讀書

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初平聽先生語二年卒有得唐彥思記伊川先生謂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耶賢師益友化人之速有如此者今世士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科目之進取已仕者不過及官職之差除較進取者非時文無所用其功量差除者非吏事無以見其最下此者計資財之多寡角生理之巧拙比嗜欲之勝負又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於此者口耳出入之間言語文字之末剪綵為春象龍救旱抑竟何所得哉嗚呼君子於此所以致取於師友者不苟然矣然則世無其人歸而求之吾書可也

○濂溪太極一圖通書四十二章先生學之所得也先生令郴時郡守李初平聞先生論學欲讀書先生答言老無及初平聽先生語二年卒有得初平既老而有得柳人于時感沾德化之深豈不亦有所得乎雖然彼所得不在讀書在則人亡則書學於今日者庸不在讀書乎讀書者於天下多矣讀書而有得者天下不一二也庸固先生之謂老無及乎師曠勸其學曰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孔子晚喜易讀之膏編三絕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學老而益進聖人老不棄書也先生之謂無及謂無及於有得耳童而習之白首若時人未老而讀書者可恃以無有得乎六經夫子之書

也矣漢以來代豈之窮經儒而千五百年始有先生為
得聖賢不傳之學於遺經而始上接乎洙泗此可悟矣
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此先生之學所以為
不傳之學也不傳之學先生發得之妙而著之圖書天
下學於先生之圖書而有得者又不勝其讀者之夥也
是圖書人庸不以為糟粕乎先生通書志學章所云願
子之所學士之所當從事者不及亦不失於令名苟觀
於過歧於及未容耳於不及也先生云名勝耻也德業
未著令名能不失乎善不及則學焉有善一不善二則
學其一勸其一不遷怒不貳過矣悉有衆善不遺仁矣
仁近無欲靜虛動直明通公溥賢而希聖聖固可學也

學者果能足乎於先生之書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
書也書自我之所有我於書乃不為虛讀嗚呼先生之
忍有於身者云非師友不可得也人生而家長無師友
則愚蒙愚而與聖賢遠矣而身之所得由師友有之今
之為師友者隨在無然然則以有得乎其讀書也工
訓誥者然於禮儀尚純潔者則於家聲聲譽今耻者則於
辯博論全異者則於奇法馮利舉則於利達於身曷有
乎不有於身者其得乎其讀書不必无而無及吾無怪矣
○李初平問濂溪吾欲讀書何如濂溪曰公老無及矣
某請為公言之於是初平聽濂溪語二年卒有得於子
嘗為門人言李初平不得書濂溪說與他何故必待二

年之久方有得二年中說多小事想見事事說與他不
解今日一說明日便悟成固別一奇人無此理也
菴門人有既受詩傳傳之抄錄頗疎內教者先生曰
友來此為兩子所困又不為做得工夫何不且過此說
話彼皆紙上語耳有所言者益為多又曰簡牘所載
縱說得分明那似當面議論縱一言半句便有通達處
所謂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說到之微處何止十
年之功又曰諸公聽某所說亦不出聖賢之言然徒聽
之亦不濟重煩是便下工夫始得近日學者所以不成
頭項只緣聖賢說得多了既欲為此又欲為彼中間却
不把捉得一項周全昔人有言經師易得人師難遭際

探義與不如親承音旨雖然亦在所聽之人何如耳謝
顯道受學於明道志甚為明道一日謂二曰爾輩在此
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道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
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惟菴門
人有以豫六二之辭謝之曰何以能如此莫只在
靜坐否睡菴曰然曰夫以誠坐心一日間數箇時在內
在外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日記善惡今之定此只是
古人做工夫處如此檢點則日充矣他日謂門人曰公
今在此定是主靜是如斯理之入心者不主靜
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則心而已如此豈有長進之
理或言人言此心動心自檢先生所著又義部

自歸去理會曰文義只是目下所行處若不理會文義
終日只管相守窮空何立文義乃窮行之得路窮行即
文義之事實只今之學者若無前生工夫便只是所謂閒
坐而已何益

○孔子之樂雖身處困極之中而其樂亦在也顏子之
樂雖人所不堪勝之憂而其樂不改也三千之徒鮮或
知是曾皙浴沂風雲之樂遊之而未全也歷千數百年
而程子受學於周子乃今尋此顏子之樂所樂者何事程
子有悟於是吟風弄月以歸也周程二子之外能樂此
樂者誰歟程子曰時人不識予心樂其所尋之樂歟程
子嘗言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

何事此學聖賢之肯綮也朱子之門人有以思量顏子
樂處爲言者先生曰不用思量顏子只是博文約禮後
見理分明日用純熟不爲欲撓自爾快活今若索之杳
冥無朕之際於何可得樂處而今一部論語無限道理
所貴學者只在實用功耳他日門人問顏子之樂只是
天地間人人有貴於己道理樂去問樂可求否朱曰此
難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徹而已曰程子謂將身
置萬物中並無窒礙何等快活此則顏子樂處此理須
是直窮到底萬物爲一始得他日又言江西士友來問
學便欲尋一樂處非是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學者能尋
到極苦澁處方是樂處消息樂無不用功而可得之理

聖賢書中所言粗細俱合理會他日又言讀書自樂處未為有得其所見只是苦處到此廖德明走潮倅來別告求一安樂法先生曰聖門無此法也然則仲尼顏子樂處學者果易尋乎登山不至其巔沿水不探其源而侈然以自樂樂其所樂非仲尼顏子之樂處也學者有志周程而尋仲尼顏子所樂之事幸於朱子之言尋之○程子謂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按程子有言將身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言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朱子謂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湏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

礙習中泰然豈有不樂康節詩云真樂攻心不柰何朱子謂此非真樂也真樂便不攻心顏子之樂何嘗如是朱又嘗言曾點是樂箇甚底是如何樂不只是聖人說這箇事可樂便信善他湏是自見箇可樂始得他日又言今江西人皆是要脩然自在才讀書便求箇樂處這便不是了某說若是讀書尋到那苦澁處方解有醒悟廖德明問山居頌適登山臨水覺得甚樂朱子曰只恁閒散不可湏是讀書閒散是虛樂不是實樂晦菴問胡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在思量顏子樂處晦菴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人欲來苦楚自恁地

快活而今只在博文的禮便自見得今却索之於杳冥
無朕之際去何處討這樂處學者以是觀之庶幾可以
尋是樂矣

○程子自云昔受學於周茂叔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
樂何事此足以知濂溪之所以為教明道之所以為學
者矣茂叔憲前草不除明道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後人亦記明道憲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
可欲常見造物生意春謂此即濂溪意也明道再見茂
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朱子謂其天資高
見得易蓋於此見之若夫遺書載明道吾學雖有所受
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之語或疑此不必語可

也春以為語之以見其學力亦可也此語之出後人有
謂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者其可也乎朱子曰今
觀通書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
傳但二程之業廣矣

○程明道在鄆賦詩曰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
前川旁人不知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上蔡謂其曾
中直與曾點相似而晦菴云此不免後生眩靈氣象何
也以明道之作評者不同如此亦各就所見耳上蔡所
見在上兩句晦菴所見在下兩句

○程子嘗言學者不可玩物喪志只如讀書寫字雖美
事一向好著亦自喪志謝顯道見明道誦論書只明道

曰賢無記得許多伊川見人靜坐以為知學益聖賢脩
言工夫自無口耳勞碌事也曰希哲有詩云學如元凱
方成癡文到利如抵類俳獨坐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
得心齋識者誦之於季仲少即贈虞仲琳詩云男兒何
苦弊群書學到根不物無子當年多一唯旅淵終
日只知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涉
頭休話別與若元不滿江湖外所學未為人知而詩亦
有味雖然理學要在識取不爾又墮野狐禪窟也孔子
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而况讀書寫字人生至樂所在何可一日廢也歐陽公
詩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試筆云學真草書十年

不勤當得名然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事莫不皆然
有以高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
為累也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六一
之所見者蓋其心之所驗者如此
○謝上蔡見明道舉經史不錯一字頗以自矜明道曰
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上蔡為之汗背或問朱
子玩物說何意曰只是矜字上蔡後見明道看史依舊
字字熟過心又不暇朱子曰明道不取上蔡誦記為心
不是理會道理只欲誇多固底底能若明道者史則意
思自別此為己為人之分也鄭莊公言上蔡平日說話到
軒輊處必反由這油以見精采也

而書謝知有一嚴嘗

云山蔡每說語心止於自知病痛盡在矜字自云用一
覆巾掛簾據說年二夫只是去此一守而朱子謂其後來矜倦舊在說
道理愛揚揚也上蔡才高言論宏肆去用二處亦非不
確實而病不易除如此

○尹和靖受業伊川門下欲不復應舉伊川謂子有母
在未可如此和靖歸白其母云云伊川然後許之朱子
在漳州日一士人自泉來謂自言心厭舉業欲從問學
朱子以其非父學命令歸得請再來和靖無所礙不知此
人向後如何朱子嘗為門人言及嘉其有志夫問學美
事然既妨祿仕亦必出於親命乃可自遂不然不得乎
非所以為學也

○張思叔嘗有問於伊川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
曰累高必自下朱子言其舊問特論亦好高近來漸漸
移近下覺實也又言近來人自要向高說一等話要知
初學及此是為躡等故其論南軒曰張欽夫見處卓然
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為多但其天資明敏從初
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多失之太高又曰欽夫
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才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
否且要說盡他箇某則性純讀書趁幸苦故尋常與人
言多不敢過為高遠之論

○伊川自涪陵舟行遇風舟人皆懼惟伊川不動既至
岸或問其故伊川曰在心誠敬耳或曰心何誠敬若

無心伊川欲與之言其人遂去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問曰說要用便不是朱子門人問此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春觀涪陵人所謂心存誠敬易若無心即所謂說要用便不是意也昔康節臨終時伊川來視謂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先生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及後劉清之病革周必大來視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子澄之自謂無慮可澄其亦無可主張之意歟

○程子嘗言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耳皆非學之功也夫賢者於學不易許人如此今人之學際之古人雖謂之不識字可也

○吳越志載錢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大鈴寤熟輒敲而寤名曰警枕范滂甫記司馬公君實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按蔡道言警枕警應龍蟠警潛德祿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慮煩則此枕具名尚矣程子嘗言司馬君實常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又曰夜以安身福則合眼不知苦警應量箇甚只是不與心為主三更帶有人喚習也然則大賢蓋亦不

取於是矣

○上蔡語錄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明道云子厚却如此不熟朱子謂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嘗於此見之朱語門人云明道自是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只管脩政統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今觀明道語橫渠不熟語足知其天資之高所見熟容易也

○橫渠先生曰見識長得一格看得又別陸象山謂人曰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也

○朱子嘗言張橫渠教人夜間自不待睡只為人皆睡

無可應接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直恁地勇方做得又言橫渠作正蒙時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睡不然放不下無安着處他日又言王荆公作字說時只在禪寺中禪床前置筆硯掩一龕燈人有書翰來者新到皮理放一邊就倒禪床睡少時又忽起來寫一兩字省來都不曾眠也先正辛苦工夫如此自今觀之橫渠豈得有甚荆公勤得全不濟事今之人窮年屹屹在鉛筆間求不爲字說之後者少矣嗟夫孔子好古敏求曾子任重到達豈欺我哉正須知勇變全認得做得

○謝上蔡向程明道云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个恭而

安不處明道曰可知是少病在謝他日見伊川伊川
問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个矜字子細
點檢得來病痛全在這裏伊川然之夫矜字中人耻為
上蔡一年工夫才去得恭而安是聖人地位雖橫渠十
五年學不感必極而亦云乎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
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斲然欲學聖人今盡
及四十猶未及及顏回之徒忘後生於此可以懔然而
起矣

○小人飾外君子慎獨飾外之事必有時而敗不然何
以知其為小人慎獨之功須無時不盡不然亦何以知
其為君子此誠之不可掩而學之貴毋自欺也小人事

今無論已邵康節百泉山中嘗雪夜人獨見其儼然危
坐尹和靖在平江累年凡百嚴整有常遇飲酒聽樂但
拱手受足處終日未嘗動平江有僧見之曰吾不知儒
家所增周孔為如何亦不知儒
如此康節何等風流人豪而自檢如此朱子謂其心地
所以虛明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和靖才識朱子謂是程門
中之純者只於敬上用力終亦有成人可不以尹自勉
乎

○或問朱子識尹和靖以尹命曰看佛經不敢違是其
平日不能論之母於道也尹學于伊川事不知以道諭
父母者若其母未易言語可諭爾春曰不然舜父嘗允
若矣安有有道之士而其父母不為之回者乎尹事伊

川欲不應進士舉伊川曰子有母在尹告其母母曰吾
知汝以善為善不知汝以祿養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
尹氏之母非不可勸諭者有道士而誣其父母為不
可論於道向何貴有道士哉

○呂原明字行己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蓋晚年嘗言
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地臨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
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失其自力如此則實天由
既病與李端伯字言曰每奮胸時正坐端坐氣即下平
居持養氣可忽乎

○朱子凡平生所定諸書如奇雅甚常欲行字摹刻以
貴其傳益世教故耳觀其與張南軒呂東萊諸書可

知東萊答晦菴書論淵源錄云此書其出最不可早與
其速成而闊畧不若少待數年而完備只如語孟精義
當時出之亦太遽後來如周伯忱論語橫渠孟子等書
皆以印板既定不可復增此前事之鑒也夫先正惠後
學之盛心遽速各自有在東萊之所言者非不悉朱意
也朱嘗謂呂進平不念其冷惟文字一事庶幾少闕平
生之顯然至其黨一久商量時輒又與歐此有命焉東
萊家書畢朱與之整頓諸書以早下手為祝而東萊與
張宗尹書及前骨未京且事緒關三五十後稍精趨
於庶不繼等是年四十已得未疾乃力圖撰著朱又勸
其屏人專讀書無專精神近醫藥已不數年竟卒是固

齊命也夫已... 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
編修官... 與曾原... 遂取合... 兼德... 讀... 遂... 且更期十年之功... 者如何先生於書不輕注不輕出如

此其于春秋諸解要皆是六十後事中庸解小滿意後
遂焚之其不輕傳又如此先生答張閑中書云易傳尚
與有少進先老則傳矣又云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第
患無受之者爾朱子言伊川解書甚縝密蓋其年高見
道... 更年高必會... 變... 一字某只今六十一歲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
方... 堯而... 死

却可惜又云其當初講學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
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頓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他日又云呂與叔清乎不壽如天假之年必有見又別
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五福壽為先者
此也讀書而理會得透地見得道理到此田地此口不
能言心自省處言之筆下庶乎其不差矣書豈易著哉
學不到至處不可著書以程朱學到老年方可說見得
至處而張與二呂年皆不滿五十死是固有命也夫張
呂死後朱答劉子澄書自悔所論注文字茫無善實反
已工夫而諸書注本老年改猶未了然則向前傳出暮
刻之書今日固在朱實未嘗自以為定論也學者可不

慎所擇乎

○黃涪翁於濂溪有光風霽月之贊於河南有西風壯
士淚多為程顥滴之感亦可謂知重道者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此
與陸子靜意見之說而朱子闕之曰正意見不可無邪
意見不可有者意正同

○康節精易數常欲傳與二程二程以費工夫辭之然
明道嘗推其說知為加一倍法其於邵數已無不通第
不肯為耳伊川于邵則全不曾講及觀其言足以道書
可知或問晦菴先生須得堯夫先知之術先生曰吾
之所知者意而已言從道凶滿招損謙受益而已上蔡謂

二程不貴其術蓋如此學者以窮理盡性為事理慮不
明數無慮不知矣康節之學本深於理者而在未猶不
貴其術今數家之學竊康節之緒餘一事一物皆算成
敗有言中者又烏足以慰大君子之心目乎邵氏書云
張橫渠嘉論命來問康節康節曰先生論命否嘗推之
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然也橫渠
曰先生知天命矣尚何言乎茲之有以知張邵之所論
與邵張之優劣矣

餘冬序錄卷二十七

餘冬序錄塞如卷之二十八

外篇第三

郴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朱子自言小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
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是專心致志此
心不以義理養之未免天津橋看弄胡孫又去西川看
競渡也

○庖丁解牛日無全牛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者紀昌
視蝨大如車輪射之貫心而懸不絕皆心之所寄也朱
子嘗言劉晏見錢流地上是其會計之熟所致而自謂
看得聖人言語熟透直見聖人之心從而前過學者未

到此安能以自信邪

○晦菴門人記先生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少節之先生意大不樂當時門人亦有奉勸且謝賓客以養病者先生曰天生人須管天下事不然陽氏爲我非其之學又有疑其人事繁者先生曰事須耐煩厭心不得他日謂門人曰人海欲不見客不知渠是何知若某一月日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渠不見客如何過日先生喜接人待物蓋天性如此今人有能如此者乎固善然性可強而同非其性而強之祇成間勞攘月郭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說得一兩句閒人必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請得書

人若無事有見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午何患不進此吾小子之所當知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朱子誦人讀書精粗都合理會四方須出遊學識取朋友有一弟子當行先立送之云昔陳下翁說一人奉甚高或邀之入京參國手日久但令携扇隨行以無所殺或詰其故國手曰我慕高著已盡識但淺著不識教之隨行亦要都經歷一遍身下陳卿此遊學說也或謂必自能識人始得不然爲人誤某曰慕識得淺著利矣人對不解依淺著下也

○朱子自言其向年過江西與子之對語有戲淳叟都不管獨去後百用頭等道家打坐教某罵云便某與陸

文言不足聽亦言數年之長何故忘地昔怪又云徐處
仁知北京日長人曾係屬治事說復曾三設廳上說平生
履歷州郡列善政事得失及前言後行終日危坐僚屬
苦之嘗暑日公會也言秦兵曾眩睡徐厲聲叱之起曰某
在此說話公端豈聽豈以某言為不足聽耶不論某是
公長官只論鄉曲亦是公文人行安得如此呼客將撥
取秦兵曾生椅去秦曰劉之輕浮秦之昏惰氣象自是
可惡何幸長者備有不屑之教後生宜戒

○人不務實事事可笑窳其中而足其外豈非顛倒見
乎謝上蔡有言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
關自家受用處譬如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蔬食菜
羹却去屋裏喫也試一四思何故如此曾記魏志有翻
著襪詩云魏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
隱我脚彼夸毗子宜少悟矣晦菴看糊窻云有此子不
齊整便不是他道理朱李澤云要好看却從外糊黃直
卿云此自欺之端也

○呂伯恭與晦菴書論伊川行實云吾道本無對非下
與世俗較勝負者也來論激揚振厲頗乏廣大溫潤氣
象若立敵較勝負者頗似未弘如注中東坡字改為蘇
軾不知以諸公例書名而鑿正之耶或者因辯論有所
激而加峻耶出於前說固無害出於後說則因激增恣
於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他日又答書云孟子陽墨禽

獸之喻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擒縱低昂自有準則此語甚善然區區竊有所獻大凡人之爲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吾文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工夫自厲云云又書論上蔡安定書云竊觀所講語章惡氣未和而語傷易孟子說陽墨許行陳相輩皆立截道斷至於論孟施舍此宮黜則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魯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乎析理當極精微雖毫釐不可放過至於尊讓前輩之意似亦不可不存也春按朱子語錄有曰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懣又曰某尋常莫說前輩只是長上及朋友稍稍說道理底某便不敢謊他說得不是且將他說去研究及自曉得却見得他底不是某尋常最居人後又曰尋常某最得此力今就伯恭書觀之晦菴之所以得此於東萊者多矣○東萊嘗勸晦菴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因有當以顏子自厲之說而晦菴以爲顏子之時若上無孔子彼其所以明道而拯世亦必有道決不安坐區菴獨善其身而已孟子言高殺顏子易地則皆然蓋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揚子雲之徒未免以顏子爲塊然自守之人若近世之所論顏子者則又幾於釋老之空寂矣晦菴豈好辯哉自謂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說交作竇如伯恭亦失於習熟見聞之地不以爲非則如某者誠亦何

心獨善而不為極言覈論以曉一世之昏惑也然他日與伯恭書云伯恭天資溫厚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而某之質夫之暴悍凡所論皆有奮發直前之氣二者皆非中道但某之發足以自撓而傷物尤為可惡而伯恭似亦不可專以所偏為至當也又書云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疆域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向來所聞誇新誇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胸中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又書論伯恭祭張敬夫文云盛文所叙從善受言使言者得自進施於福狹所警尤多平日亦知敬

服渠此一節而不能學公老矣而舊病依然未知所以藥之也不唯如此近日覺得此百應接每事須有此過當處不知如何整頓得此身心四亭八當無許多凹凸也又云平生性直不解然詞廣警導人於吾故見人有小失每忍而不欲言至於不得已而發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晦菴晚歲之言如此與前異矣荆州之沒東萊謂平生師友間可以信口而發不須揀擇者只此一處爾又云荆州之不自是不尚相同知識中未見兩人也即是而觀三先生之為人未嘗之所以切劘而箴誨者為何如

○言東萊與晦菴書陸子靜留得幾日講論亦可樂

鷺湖意思已全轉否大抵子靜病在有人而不看理只
如吾文所學十分是當無可議者只是五六未到耳在
吾文分上部是急先務豈可見人五六未到遂并與此
理而疑之手轉卷前此嘗與東萊書云近兩得子壽兄
弟書自訟前日偏見之說不知果如何又云子壽學生
萬人傑者來此云子靜却教人讀書講學江西朋友書
亦云然此亦皆濟事也又云子壽兄弟書約遊廬阜渠
兄弟豈易得但子靜似猶有此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
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
轉回思鷺湖時今何止十去七八邪又云子靜近日講
論比舊不同但終未有盡合處其却如清黃亦被此

有益也至是答書謂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已之所與言
者終亦未能竟也來喻十分是當之說豈所敢當工夫
未到則乃是全不曾下工夫不但未到而已子靜之病
恐亦必是有人不看理自是湊合下有此禪底意思又
自主張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按呂書
首云某病雖痊痺不復可料理此語在彼呂病中未死
前一二事言終身蓋不及况未學之所止而為苦口
良藥如此梅菴之集六成固亦非一蹴可也陸子靜祭
東萊文自云比年以來日覺少異更嘗頗多觀省加細
追惜意昔荒心浮氣使致交原豈足酬議期此致冬以
親講經庶幾十駕可以近理其有悔於鷺湖之所論者

深矣

○東萊與梅菴書痛詆荆州之誤以為平生師友間可以信口而發不須揀擇只此一處與陳同甫書又云荆州之不自是不尚同相識中未見兩人也朱子亦言敬夫為人明快言語一切傾倒又言南軒從善之惡嘗與間出立所見什物之類不齊整是謬言之雖後夜亦即時令人移正足以證東萊之言矣然梅菴謂敬夫曰改過不吝從善如流固好然於事上也畧審覆行何害又曰事之有失人以為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詳其本末然後從之為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以一人言而為之德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太輕易矣從之輕則

守之不固必矣敬夫為人蓋未免於欠思慮也

○朱子言呂伯恭愛學者說左傳某嘗戒之曰語孟六經道理不說恰限說此縱有如此小道理濟得其事伯恭不信後來又說到漢書固宜為陸子靜所笑也按金史章宗喜讀左傳聞移刺履博洽召質所疑履曰左氏多權詐較而不純尚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彼夷然見乃高於伯恭耶

○呂子約死梅菴嘆曰子約竟齋許多鵠突道理去矣梅菴嘗言呂子約讀三代以下書之說亦有謂文故有書要讀有書要識又云子約一生辛苦讀書只是竟與之說不合其論亦舊立他舊說此理深矣死不曉所以

放過了合該親切底工夫虛度了難得少些底時日豈
不爲可惜哉陸子靜死晦菴文良文曰子靜死告子
晦菴嘗言陸子靜不善言語其學正似告子子靜謂人
不惟不知蓋子高處亦不知言子高處是造尚云又告
子又云矣得子靜堂堂自在說成一箇初學子靜實爲
己工夫苦肯窮理甚有可觀又云江南本重入矣定八
字着脚也天資也高學者只是就氣稟上說故解編了
豈不爲可惜哉

○三亦南之學朱子之所惡也他日謂門人云介甫行
三經字說能使天下學者盡心於此不敢外生妄說上
下都有所據若有才者就中互說得好依舊是好文字
何也朱以當時試官牽合破碎出題皆以乘人不知使
人杜撰胡說有壞後生心術故也蘇東坡之學朱子之
所去也他日謂門人云東坡天資高開議論文詞自有
人不到處又云他見得那佛一道明亦曾下工夫是以
自說得透何也朱以今世說佛亦不曾做有佛工夫說
道亦不曾做此邊工夫故也陸象山之學朱子之所不
取也他日謂門人云子靜所學高只是下面空疎呂伯
恭如何得似他又云子靜見得箇道理却成一部禪陳
君舉却和禪不識又云子靜分明是禪却成一部行戶
尚有據處如葉正則說則只是要教人都曉不得又云
陸氏之學雖褊尚是做箇人若永嘉永康之說大不成

學問何也以今人都不會似子靜用功所謂五穀不熟
不知稊稗故也嗚呼朱子之所以爲門人言者其有所
感也夫其有所警也未

○涪陵記善錄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
一一要使元城語錄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即腐
儒爾呂東萊謂今人讀書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一二
十年讀聖人書及一旦遇事與問卷人無異或有一聞
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行豈其語過六經哉只緣讀
書不作有用看故也讀書不能用腐儒之謂也東萊讀
史洪觀史當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即掩
卷自思使我過此等事當作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

可以進智識亦可以爲方爲有益朱子答趙尚書書云
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
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
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
不覺尋寒毛從心膽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
自覺其是枉讀也古人書也春枉讀他書多矣見治則
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元一事則止知一事如此而不
思以自處之事會之來其望能有判斷乎

○朱子誨明人聖賢之語只在子細看別無術又云書
只貴熟讀別無以又云法在讀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
量一遍又讀一遍又謂又讀一遍者欲熟讀也所謂又

思是一遍若欲子細看也嗟乎若區區者十年燈火意
不極挂腹擇焉竟得却願年來老無交斯文爲之三
歎息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每一書作數次讀當如
入海百貨皆有人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
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
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事迹文物之類又
別一次求他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
同日而語朱子嘗取以示學者曰讀書當如是山谷與
李仲幾帖云諸經史何若最熟學者喜博而常務不精
汎濫百家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

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
而茫然朱子亦深言之以爲有補於學者誨門人曰讀
書理會一件便須精此一件此一件看得精其他文字
亦易看山谷帖讀書法甚好又曰人做功課若不專一
此心先散漫何由看得道理出須是看此一書只在此
一書讀此一章更不看後章讀此一句更不看後句此
一守理會未得更不得看一字如此則專一而功可成
若所看不一雖卒歲窮年無透徹之期其舊時文字只
守此拙法以至於今思之更慙他法此法則亦是蘇黃
法而加密者也學者盡知所從事矣
○陸象山與朱道濟書云讀書且精文義分明專節易

曉者優游諷詠使之浹洽與日用相協非但空言虛說
則向者疑惑處自當渙然冰釋與邪中學書亦云讀書
訓詁既通但平心讀之或有未通取處姑缺之無害且
以其明白昭著者日加涵泳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
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渙然冰釋與管宅之言亦云
讀古書且當於文義分明處謂習觀省毋忽其為易曉
毋恃其為已曉則久久當有實得實益至於可疑者且
當優游厭飫以俟之不可強以力索後日於文義易曉
處有進則所謂疑惑難曉者往往渙然而自釋此蓋象
山讀書法以告人者也朱子語錄先生因江西士人問
為學曰公們別做下靜工夫

此心悵悵然都無所主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今教公
之法只討聖賢書逐日逐段分明理會且降服其心遜
志以求之積久漸漸曉得又曰公今莫問剛定如何只
問認取自己便了剛定他也須讀書來只是公那時見
他不讀書便說他不讀書語錄如此吾不知象山之所
以誨學者又何異也以是推之梅翁門人手筆記其師
之議象山者豈不亦或失其真邪

○陸象山謂其門人曰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學者却
把作一事張大虛聲名過於實起人不平之心是以為
道學之說者必為人所深排方詆又曰世之人所以文
道學者亦未可全責他蓋自家驕其聲色立門戶與之

為敵曉亮滕口實有所未字自然起人不平之心某平
曰亦曾為流俗所攻程士南最攻道學人或語之程云
道學如陸某無可攻者蓋某初無勝心日用常行自有
使他一箇敬信處陸氏之所謂道學而見攻者得微子
朱子乎朱子其有勝心者乎陸氏門人記一學者自晦
菴處末其拜跪語言頗怪日見必有所學至四日所言
已盡力請誨語答曰吾未暇詳論然此間有一箇規模
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為聲色臭味進之為富貴利達又
進之為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談學問吾
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學者默然後數日言動頗復常
吾於是知陸氏之以勝心謂晦菴也今以朱陸辯無極

書觀之其誰有勝心也

○象山常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
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云為
學須要有所立卓然不為流俗所移乃為有立須思天
之所以與我者是恁底為復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箇
明白方可謂之學問此須是有意志方可又云人惟患無
志有志無有不成者資稟學者必竟有志且須分別勢
利道義兩途聖賢垂教皆是人所固有但當發明天
之所以與我者如此其厚如此其貴不失其所以為人
者耳能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非僻性
正是守且要知我之所固有者又云資稟之高者義之

所在順而行之初無留難其次義利交戰而利終不能
勝義故能自立又云前輩大量底人看有其大小天事
也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畧有此氣蔽者多只是附
物元非自立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
人又自言我無事時只是一箇全無知無能底人及事
至方出來又却似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人又言人
之於耳要聽即聽不要聽即不於目亦然何獨於心而
不由我乎朱子嘗稱象山八字着脚信不虛也

○象山謂韓退之因學文而學道是倒做朱子亦有此
論陸又云歐公極似韓其聰明皆過人然不合初頭落
了或問如何俗了曰符讀書城南三上宰相書是已至

二程方不然敢明却有所不及朱子論二程學已到
至處二程十四五時便要學聖人其聰明顧不能及之
輩及耶陸之專論二程也伊川蔽固深明道疏通伊川
蓋陸所弗取者象山語錄載臨川一學者初見問曰每
日如何觀書學者以伊川易傳等書對象山曰呵之曰陋
說問伯敏作文何如伯敏云讀得原道等書猶未成誦
象山曰左傳深於韓柳未易入且讀蘇文可也於此可
以知陸氏之學矣

○象山言後生看經書須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
已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文自言某讀書
自看古註聖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

何須待傳註學者疲精神於此是以擔子越重到某這裏只是與他減擔只此便是格物他日有學者言其同遊舊習未易消以為晦菴逐事為他消不得象山曰他是添他象山嘗言今之論學者只務添人底自家只是減他的此所以不同所謂今之論學者指晦菴其人乎○吳臨川題蘇德常誠齋云晦菴朱子於人少所推許而於廬陵楊文節公揚其美贊其詩章書翰唱和往來敬禮而兄事之尊之可謂至矣唯獨不滿其名齋之義後百餘年德常又復以誠名齋夫朱子不以文節之號為可而子不以德常之號為不可豈與朱子異見哉朱子之意以為誠者天道非聖人不能當是則固然然誠

者實之謂也全體之實誠也一行之實實一言之實亦誠也不誠無物蓋無一物而非誠猶水之在地中蓋無一處而非水必曰大海而後為水可乎人之取字名齋非欲為夸示也大率以己之不足而致其勉慕耳誠者聖人之事人人可以希聖勉慕乎此以名其齋亦何不可之有序蕭道心光齋集云盱江包氏從朱陸二先生學一目自建寧至金然曰其為朱子求數大字扁堂室悉得之獨光風霽月之字六字有斬色曰姑少咲將歸再請又曰姑少咲陸先生曰吾固知元晦不肯書此然人入有此光風霽月吾常為子書之至今其家揭陸字于亭間今廬陵道心齋以光齋名詩集亦陸先生所謂人

人有此者也夫周子子思子家惟大程子有焉翁希程則光
風霽月其人也詩云子思子或人草廬先生不以德常之號
誠篇為不可亦是陸陸子意所謂人人有此光風霽月
者也

○元相侯斯為吳文文公墓碑云公肆力朱子諸書以
聖人之學自任又云文公正公由朱子之言聖人之學
位列合輔施教國子是文公昌運也乃若吳公雖不獲
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文公表百世又豈一材一藝所得
竝哉而元史列傳云澄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
功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
弊必偏於言語訓釋議者遂以澄為陸氏學非許氏尊

德兼乎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也按吳臨川集
送陳洪範序云朱子之教人也必先之讀書講學陸子
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實踐讀書講學者固以為真知
實踐之地真知實踐者亦必有讀書講學而入二師之
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門人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至
于今學者猶惑甚矣道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為
予之計當以朱子所講釋之四書朝夕晝夜不懈不輟
玩繹其文探索其義文義既通反求諸我善之所言我
之所固有實用其力明之於心誠之於身非但讀誦講
說其文辭義理而已此朱子之所以教亦陸子之所以
教也又為象山語錄序云陸先生之學不在乎言語文

字也故宋之語錄累百餘卷蓋言千萬萬言而陸之語
錄僅一冊者亦可無也臨川以朱陸論大抵如此
語錄序為德孝曾後裔所請而作然語錄之不足以為
世美觀之不足以為得家學之傳所錄者在首卷云朱元
晦曾作書與學者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語人其游其門
者多踐履之士然於道問學處久以此子其教人豈不
是道問學處多以此子故游其門者或履多不及之
觀此則是元晦致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為不可既不
知尊德性而有所謂道問學朱子豈不知尊德性者邪
是故其為不足以為得家學之言意蓋不欲二家門人詆
訾以為學者也吳作皮昭德尊德性道問學齋記云天

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以為人以此德性也然自孟氏以
來聖傳不嗣士學靡宗誰復知此漢唐千餘年間儒者
各矜所長奮迅馳騁而不自知其闕重韓二子依稀數
語近之而原本竟昧其也宋初如胡如孫者明聖經以
立師教一時號為道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
其門不為無補於人心世道然於所謂德性者皆知所
以用其力也迨夫周程張仰興始能上述孟氏而為一
程氏四傳而三宋文字之相密勾談而字義又孟氏以
乘所去者有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
世儒記誦詞章為心學矣而其為學亦未離言語文字
之上也至守一藝而不改旁通他書者猶稱其說而不

能自遣一辭解記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識其拙此則言定以後專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為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為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為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為資器之惑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况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說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無異去何能以寸莛測溟溟之濶無責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歎已澄也隨此科目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因子之請惕然於歲月之已

逝其敢以昔之自誤者而誤子也哉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尊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夫如是躋於賢躋於聖如種之有穫可必其然者也願與子信之若務美其名而不允蹈其實是乃近代假託欺誑之儒所以誤天下誤國家而自誤其身使異學之人得以藉口而片之為偽學者其蔽又浮於末學之外而子不為是也吳記蓋未嘗一字及陸氏也然則陸氏之學在其門人為

朱學之序者亦獨非異學之人乎此皆二氏門人不
得於言之罪也

餘冬序錄卷二十八

餘冬序錄終篇卷之二十九

外篇第四

柳燕泉何孟兼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李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問死曰未
知生焉知死死生人思知愚之所共疑而孔子之言只
如此他日子貢問死人有知無知也子曰吾欲言死者
有知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然言無知恐不孝子
孫棄親而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無知死除自知之
未曉也孔子之言如此禮記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
用明器示民無忌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
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夫明器鬼神器也祭器

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嘗之之言又如此
疑者可以悟矣晉阮瞻宋岱皆著論無也幸與鬼遇齊
竟陵王子良精信釋教其賓客並鎮為神城論以明之
三篤難鎮曰范子曾不其先相神靈所在鎮也三
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無身以從何也聖門教
人蓋欲無以死傷生也南史何尚書喪妻婦遭母喪送
葬不忍復還鄉人為作茅庵仍止其中若過米則取粥
無米食菜而已哀號之聲行者為之潸淚服訖猶不還
家遇疾不瘳幸臨亡告人曰若死有無知固不宜獨存
有知則大獲吾志吾於是益知聖賢言語非人之所能
及也

張綱言孔子未如生焉知死蓋
聖言之死之申只生是也更能別即

○王充論衡人之死也猶火之滅也火滅而耀不照人
死而不知慧論者猶謂死者知感也損氣物理論人含
氣而生精盡而死死猶滅也滅也譬之火焉薪盡而火
滅則無光矣故滅火之餘無遺矣人死之後無遺氣
矣邵子漁樵問對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
形返氣行則神奄之形返則精鬼存神魂行于天精魄
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
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
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
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
形而無知者言不信也或問三子所言如何曰吾斯之

未能信

○阮宣子無鬼論謂今人或見死人而鬼其衣服與生時相類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耶吳志少帝時金主著裝其墓先主埋於石了岡後主毀敗葬之塚墓相亞不可識別而管人頗有識主亡時衣服乃使兩三合符一處或向其塚使人監之不得相近久之二巫各言見一文年可三十許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衫裳汗錦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息小住頃更進一塚上便止徘徊奄然不見遂開塚衣服與所言同金陵志江南李後主之不朝宋其臣陳喬預其謀宋師問罪誓以固守及城陷喬自經於視事廳內從吏撤扉瘞之明年

朝廷嘉其忠詔改葬其屍初求屍不得人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影自南廊過就掘得屍如所觀者然則衣服亦有鬼耶邵康節語程伊川先生世間有一般不有不無底人馬程云鞍轡之類何處得來朱子謂邵意則是以為有鬼春按程之所難者則亦是阮宣子衣服之疑雖大儒不能決朱嘗有言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釋家所云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理會可也

○宋岱阮瞻皆著無鬼論而嘗與鬼遇自是好笑前輩教人書莫說人夜莫說鬼說亦何必書夜字避蓋好議論者必遇其疑

○或問鬼神先正未詳人死為鬼之事敢以請春曰鬼神在天地間則在人與物人也鬼神也其間生死乎或者不喻春曰物惟人為靈而人有靈有不靈聰明正有為靈及是不靈鬼神謂之靈而鬼有靈有不靈聰明正有為靈及是不靈人之靈者人之神也而不靈者人之鬼也鬼之靈者鬼之神也而不靈者鬼之鬼也或休然曰有是哉

○人聽有有夢者有無夢者春嘗以譬人死有有鬼者有無鬼者先儒謂人死無鬼是不信有靈者若偶因聞見謂人死有鬼是不信無靈者也釋氏地水火風之說以魂為火風魄為地水生亦嘗取之云人死火風先

散則不能為祟蓋魂先散故也地水先散而火風尚遲則能為祟其魂氣猶存故也然則魂氣猶存能為祟則不能無鬼魂先散不能為祟則不能有鬼所謂鬼與崇者豈常理之所有者哉

○此齊社祠嘗與邢邵苞從東山共論各理邢以為人死還生怨足為蛇蓋足獨曰物之未生亦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為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邢云聖人設教本由勸懲故懼以有來望各遂其性獨曰聖人合意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為經行則為法而云以靈示物以詭勸人安得使社稷降光龍言醜牘既知所論獨異可以鑒鑄性靈以將入風教為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真教何謂

抄虎目光落地成白石亦爲石地蟹蚕皆成石萬物
不可以一擊斷耳目所不聞見百何限哉

○齊神武第三子永安王浚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
神如神在爲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
神神在何煩文字景裕不能答者惟人與神有幽顯之
別神本有也而人不可聽視聖人恐人心玩易故當祭
之時必致如在之誠敬以求之如神在則有神必矣若
只云神在則在將焉寓若曰無神則於如在又何言之
有惜乎景裕不能以此答也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設祭使人代之亦將曰無而可乎神之有無聖人正欲
於誠敬中自求之耳固非可以示人曰有曰無而轉相

疑惑者也

○康節病革言欲觀化一遣張子厚曰觀化他人便觀
自家又如何得觀者惟康節之所謂觀化者康節平
生嘗謂人死有思猶形有影欲觀於人鬼之間耳

○邵康節臨終時程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
親自主張康節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
伊川臨終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伊川
力疾微視曰道者用便不是程之所言者非邵之所言
者耶程嘗云堯夫臨終時只是語語與而去以聖人
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若比之堯夫甚懸絕也或問
程子邵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

學此事學者不必事此但燭理明自能之堯夫豈嘗學也尹師魯請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言以辭退為樂其人曰此語有所禁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顧若有得自為文記其事後在鄧州一日手書與范希文別屬以後事遂臨几卒希文亟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死生常理也乃揖希文而瞑俄頃又舉頭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絕乃復逝沈存中曰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而尚未能脫有無之見得非進退兩忘猶存於胸中歟春曰程子因云學者但燭理明自能之何必事此暇日觀道藏經有所謂歸空寶訣者因識此語于後吾徒異日可無用乎此所謂歸空寶訣者矣

○春秋公孫嬰齊之卒于豕服也左傳記其初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于豕服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魏書杜畿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覆沒魏春秋記其初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幾固詰之童子曰今將為君求相代者君慎勿言忽然不見至元二十年矣乃言之其日而卒左傳聲伯之兆不誣則魏春秋伯侯之事其可信乎嗚呼此兆也乃數也天命之矣

○東坡仇池筆記世有附詔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

不久當死者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豈真有鬼能如此
亦昔有人遠行者取金釵藏篋中忘以語其妻既行而
病且死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其妻聞篋中聲真其夫也
曰吾已死以為不信金釵在某所取得之遂發喪其後
天歸反以為鬼程氏遺書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
通耳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
詩却有此理天地間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
即無如杜甫詩是世上實有考故人之心病及其精一
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人心在此託夢在彼只是心感通
耳死者託夢亦容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必死
矣過金山寺為作佛事方追駕次其婢子通傳墮水之

妻在某處作此事以為誠死及至三二日有漁人撐舟
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也蓋旋於急流中救活之然則
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既是心有感通
更說其生死古今之別二事可以會看

○何遜春渚錄云黃山谷前身事山谷自曾記於涪陵
江石間石春夏為江水所浸故世少摹傳石刻其畧言
山谷初與東坡同見清老清語坡前身為五祖戒和尚
而謂山谷曰與上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語後日至涪
陵當有告者山谷既坐黨人遷涪夢一女子語之曰某
生前讀法華經忘願後身為男得大智慧為特名人今
學士某後身也學士年來所患腹氣緣某某棺朽蟻穴

兩腋故有此言此後山即某墓學士能啓之為除其蟻
則腋氣除矣既覺訪視如言脩掩既畢而腋氣遂除夫
前獲身事奇人記德非一近代亦往往不絕聽聞投胎
換舍脫凡而故神識不昏或有所寄然既鬼而人不當
有二山谷之事况有夢焉告者復誰一身而有鬼有人
具兩神識何言無理之甚也謂山谷刻石涪陵江間春
夏水浸少墓傳者其尺銘其妄耶

○宋俞汝尚致仕歸謂其妻曰人生七十者希吾與夫
人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
尚兀其喪為作銘召諸子曰吾亦從此逝矣隱几而終
劉義叟未病嘗曰吾及秋必死自擇地於父塚旁占庚

穴以語其妻如言葬之陸九淵未卒前語所親曰先教
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
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
坐後二日日中而卒蔡元定謫居道州一日謂其子沈
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此舊物閱三日卒魏了翁
疾革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奠酬答且曰吾平生處已
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覺額久之曰彼遺奏少焉拱
手而逝夫善吾生所以善吾死也予於先正諸公見之
矣李衡臨沒沐浴冠櫛脩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
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者而臨終超然
如此殆孔門所謂聞道者歟

宋李衡志承嘉泰命

陽且召其故人木蓋之持屬以後事孰居城外會
不復入其子石之致曰然則勿嗣以修日既日
此未復乃入必更衣之小款非而逝就後開日
諸公其真司局之所稱者歟

○青瑣高議太原勅張世寧既卒仲序其姝歌曰休
休休偷得休時便好休歡喜冤家無敵頭中州集洛人
王或棄官學佛有詩云親疎俱聽人倫了婚嫁齊成俗
意周一筆盡鈞塵頂斷都無虧欠大家休休休休愛著
何時是徹頭彼因有見於出世法耶梵志詩天公未生
我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為無衣遣我寒
無食令我饑還爾天公我還我未生時此豈所謂齊生
死者洪邁記役卒之言六十年前無我六十年後無我

生我百年中百年不可過風寒暑濕殃饑飽勞逸禍我
今解去人始知我與梵詩正同無亦太史公所謂此其
於死計畫無復之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
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吾儒生於憂患之意正不如此
○續仙傳唐李珣世居江陽販羅為業珣代父人來
籍者稅以升斗計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斗只求兩文
利歲月既深衣食甚豐父曰吾之所業同流無不用出
入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利吾但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
謂無偏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而衣食豐給豈非神明
之功也宰相李珣鎮淮南珣避姓名之嫌乃改名寬
字珣下車後入一洞府見翔鸞舞鶴綠雲瑞霞樓閣

運石壁上金字列人姓名有李珪字長尺餘珪視之
大喜有仙童出曰此無陽湖天姓名乃相公江陽部民
非相公也珪覺驚歎令府城訪求同姓名者軍營里巷
相誰知竟舊名珪由至靜室以夢告之敬事月餘問其
平之所脩術願以相授竟言愚民不知所脩因其敗
糴以對珪再三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
竟後百餘歲不相傳為尸解云厚德錄宋張詠知成都
府時夢語紫府真君接語問吏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
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接禮頗隆盡揖張
坐承事下詢願詳欲有款款之意詠明日即遣與客詣
西門請黃承事首飛其具常所服者來比至如夢中所

見即以所夢告之問平生有何陰德致此兼濟云無他
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艱食
之際糶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無所損而
小民頗濟所急詠曰此承事所以坐其上也索公裳拜
之黃後齋繫衍仕路比比青紫今城市田里之夫有世
業者如李黃事有何難效法哉而學士大夫家有所不
能此李黃兼濟所以見重於神明也

○崇文莊水京日記正統十四年統幕潰圍一戍平嘗
語其家人曰亂蕩叢中吾見一神人謂曰爾非此處人
豆腐開兒人也既而得脫然莫曉所言何謂未幾虜犯
七城官軍殺戰於辛陣歿於豆腐開被博異志唐憲宗

平淮西趙昌時為吳元濟裨將與李愬戰被傷墮馬死
至夜四更忽如聽覺聞點兵聲唱唯相應可千餘人趙
專聽將謂點已及竟不聞呼之天明起視左右死者皆
夜來聞呼姓名者也戰死亦有宿命故爾茅亭各話成
都漆匠艾延祚甲午歲賊驅在郡署造器宋兵至倉卒
上樹蔽匿見軍士往來搜殺甚懼向晚始定下就積屍
間藏臥中宵聞傳呼頗類將吏有十數人按簿稱點姓
名僵屍一一應之唯不唱延祚而過乃知被戮之人故
無悞矣

○春讀沈既濟盧生邯鄲枕專為之三歎此事此夢不
必問其有無吾輩自是呂翁枕中人耳盧睡覺間總數
刻而夢之所寄籠辱窮達得喪死生綿歷歲月已如許
此宜有道如呂翁者之所為夢也而坐笑也然則吾輩
今日夢邪非邪世外而有人焉者不以數刻而閱我之
生死於百年者邪石室之樵夫天台之採藥者寓山幾
何及歸鄉間無復時人至其子孫忽已累代然則生此
世者視彼一夢之速何以異哉

○東坡與客論事難在去欲客曰蘇子卿雪唱隨縮
青血無一語少風可謂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為胡
婦生子窮居海上且爾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
不易消除趙王相公曰性儉約初蘇姬倚其家以
一直省官治錢安其家內家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

公曰良矣 人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達上旨遂聽之初沈
檀家破其子孫鬻其器以銀易之公公曰
吾家安用此及運府其乎一人問昔汝器尚在可
求否二人謝曰向以公器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
素布整包之移人以此器以是觀之退步中秋夜琵琶
等事見於張籍之詩說之二更朝堂前花著于鄴陽之
石刻者繫其平生共可非三也八乎杜和公術兩帥長安
其初守清儉宴飲簡薄信教不許升一極服飾麗質袴至
以布為之及再至進會或至夜分自索歌舞或繫紅累
肚勒帛吳曾漫錄以為公之通變予不知何也胡澹菴
海外北歸飲胡氏園為侍姬黎倩作詩殊累其為人朱

子胡氏客館觀壁間詩自警云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對
黎渴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為胡
發也賢者於此且借以自警况在他人吾聞老瞞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詩末句或作男兒到此試平生春不其
然今定前語為是善哉嘗男子吾所願學者

餘冬序錄卷二十九

餘冬序錄極余卷之三十

外篇第五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 什方編輯

天地間陰陽寒暑晝夜明暗凡人能知之古今治亂今
 非是非吾既已知之矣天地其始乎有開闢時其終無
 混沌時乎書其無夜乎晝者天地之一小開闢夜者一
 混沌也人睡覺醒醒於死生無以大異所以異乎死生
 者覺醒之後幸猶是前入耳人能無愛生而惡死乎而
 肯以急而多睡而不求諸先覺而何以醉於人欲而不
 求聖賢所以醒之之術然則人事之所以日趨於非而
 聖之曰亂也豈非其人之睡而弗覺醉而弗醒之故乎

○呼吾事未死天地固未嘗混沌也尚其最茂

○世從亂得治如天之冬而春夜而晝人之寐而覺醉

而醒方其冬也誰以禦寒其夜也非獨何以見方其寐

也孰為呼之其辭也可無扶持之者乎嗚呼亂不生於

亂而生於治易泰極斯否傾否不可無其人

○天之將明必倏暗而後明火之將滅必霎明而始滅

花葉未將死先一年必繁華而盛實其氣始脫惟人事

亦有之倏暗者非所憂霎明者不足喜盛之極者衰之

死也

○雨將至必預熱雪將作必先溫事有激而成也火將

滅而其焰反明木將枯而其實反增人將死而其精血

反盛行物不如是不足以耗其生也治亂安危之理可

睹矣列子曰身如室者先覺難朽身如燭者先燼奔

○桃李秋華必傷其枝來年結實必稀蓋先洩其氣故

也雷不待時而鳴者亦是陽氣先洩當發生時生物安

得不薄朱子言大雪豐年之兆雪非豐年只為凝結陽

氣在於地中來年得以發生萬物

○仁木義金禮火智水信土五者性之德得其偏者皆

有弊非德乃有弊也偏而弊也五行之用偏於一無以

生剋制化之辨有不為害者人之性其猶是乎五行土

旺四季五性信在四德仁義禮各一德上雖弊信行得

智一德上弊信行不得土蓋水所忌也性之德仁義為

大仁勝能善義禮智我勝不能盡仁金也木也是故六
經有專言仁者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先儒謂仁包四
德仁包禮義包智仁易曰包禮義易曰包智木能生火
金生水也不言信何信者誠實此德而已土無定位故
也

○仁義禮智性之德并信謂之五性所謂信者誠實是
德而已是德人人本具然質非聖賢執義者多傷仁任
智者亦害禮智者或不信信者不必智蓋其流之弊也
夫五性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常之德聖賢稟賦得之
全全而用之如五行之相生常人氣質有所偏偏而出
之如五行之相剋是故君子不可無明德進德脩德之

學

○古人之事有若得所欲而今之人智取而力爭者皆
其所不得已之為也古人之為有若不可奈何而今之
人陰逃而潛避者皆其所自安之事也志學古者當於
其跡驗之因跡而求其心斯善學矣

○夏之日而泉涸之涼冬之風而火負之熱火水有恒
性而人可無恒德耶

○孟子言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有蹈而死者矣
未有蹈仁而死者也然則人何言而不為仁徐仲車訓
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學己之力善己之財如此而
不為猶之可也

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可也鄉人祭之父母
欲之何不為君子其言足以發愚孟子語曾文子服堯
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則亦堯而已矣仲卑訓諸生言其所
祭之言行祭之行則亦祭而已矣仲卑訓諸生言其所
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未之有也言
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未之有
也其言同意

○孔子明仁不飲盜泉之水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問
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此直名爾猶惡而避之忍復
見其事乎許由聞堯言歸洗其耳樊仲父牽牛見之不
肯飲其下流以汙牛口今人惡惡知是何善不可為矣

○絲之滅祭之瓦生氏利之至乎然不能美其名功
難與贖大惡也

○古之人有思其人而愛其樹者有愛其人而及其屋
烏者君子之德感人其有既乎

○世恒言君子醜無德不醜無材醜無材不醜無志醜
無志不醜無力者人之所不足有也君子之言則曰
人患無力不患無志無志不患無材無材不患無
德德者吾之所能有也或問君子以德小人以力驥不
稱其力稱其德何也答曰吾非此之謂也天下何善而
不可為德吾力之所為也力吾之所為志所以為材德
也吾何力乎志有在焉而力則有限材者乎事事以志

成吾材有限事有成與否焉夫見力乎德者之吾限也
不見有不可成之德也稱人莫如德而材次之材難人
將吾怒無德斯不贖之罪人也然則材德志力何以異
究而言善無二本奚共異古人於材與德有二稱乎後
世善不足焉而材德始岐力與材不異也志猶力也而
其目不能不異者人品不同焉耳要之其辨皆自後世
始

○周公之忍不害其為仁項羽之仁曾何救於忍竄武
子之愚不害其為智晁錯之智適所以為愚

○皮相之士不足與求人才夜糶之人不足與論國是
夜糶謂

○人有喜聞人善而樂道之者亦有喜聞人之惡者嘗
仲云鮑叔牙一聞人之惡終身不忘曾子云夫子見人
之一善而忘其百非人之性相去如此稱人之善或過
其實不失為君子揚人之惡或損其真寧免為小人
○酒之有釀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其觀過知仁之謂
乎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見之值暮郭門閉踰郭而入
車新因則其足晉郭奕為雍州刺史有寡姊隨其之官
姊下童僕多有奸犯為人所紀奕按省畢曰丈夫豈當
以若姊求名遣而不問人之情相遠如此
○顏淵曰君子攻其惡毋攻人之惡子貢方人子曰夫
我則不暇呂布嘗有言君子攻其惡者日夜且自點檢

絡毫不盡即不嫌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是以前道亦云君子所以不言人之過者不謂口不臧否人亦不謂先自治而後治人也祇是自治為急常恐自家身心有錯念念在此何暇更管別人耶

○人之情語有不諱無喜誇其所不足而不誇其所有餘蘊子容云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能也豈其然乎

○丈夫處世行己不可不宏常令我客人勿令人客我寧令人負我勿令我負人曹操有寧負人之言此姦賊之所以追誅也陳述古有當客人之言此先正之所以立訓也

○漢和洽謂曹操有言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又云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立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操善之

○鼎而節以饗饗貪之戒也呂氏春秋禹者饗饗有首更也簞簞而龜飾之廉之勸也孔子家語古之大夫放之者則曰簞簞不飾注蓋簞蓋以龜形飾之龜之不食廉也人莫不飲食也可無省於是乎

○三國高順諫呂布曰將軍舉動有失輒言誤誤豈可數乎唐賈誼諫德宗曰陛下性急此性不改憂未艾也

此豈獨人上所能知哉世有同是病者願書以為藥石
○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毼而
不肯舞世不有如叔子之鶴者乎劉景升有大牛重千
斤犍芻巨十倍於常牛用其力曾不若一羸特世不有
如景升之牛者乎庾公以比之劉遵祖而袁虎見詆於
桓溫世不有如虎與遵祖其人者乎冒得聲稱而非其
實堂堂血肉之軀而弗適於用世之人不如虎與遵祖
者亦多矣敢書以自警

○狗盜之子誇人曰吾父之裘獨有尾子非不愛其父
而誇之適以揚其醜嗟乎醜可匿耶身為狗盜而欲子
之不言其裘之獨有尾也難矣而况非父子之間者乎
崔烈入錢為司徒銅臭之議其子得白之置身不義者
豈惟有愧於人且有愧於父子之間也

○莊子載子張見魯哀公言葉公子高之好龍也室屋
周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
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喪失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
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真者也唐國史補裴旻為龍
華軍使守和乎比乎多虜旻善射嘗一日斃虎三十有
一既而息於山中四顧自若有父老至曰此皆虎似虎
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為也旻問真虎所在躍馬而
往果有一虎騰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旻
馬辟易弓矢皆墜自此慚懼不復射旻非不射虎也能

射夫似虎而非真者也才不足以識真龍而曰我好龍徒好馬耳力不足以禦真虎而曰我能射虎不足以言射矣噫世之人有不失色於真龍而喪其所執於真虎者幾希

○唐裴旻為龍華軍使守北平多虎旻善射常一口斃虎三十餘有父老至曰此皆鬼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為也旻問真虎安在父老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徃徃有之旻躍馬徃果有一虎騰來伏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馬擗易弓矢皆墜殆不能免自此慙懼不復射虎然則易鬼以為虎者能無真虎之厄乎

○秦符堅將赦與王猛符融議牛雷堂悉屏左右堅親

為赦文有大蒼蠅集于筆端驅去復來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人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屬耳之垣事何從泄勅窮之感言有一小兒青衣大呼于市曰官人大赦須臾不見堅等歎曰其向蒼蠅乎赦之聞於人前後問耳人之謀不欲聞於人不有甚於赦文者乎蒼蠅之為物而不可避也物其盡微於蒼蠅者乎神之伺人善惡必聞言語未出先聲如霆人能補蠅如視人庶幾一行之發其不敢輕矣

○晉書程莊少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得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去故先節其甚者夫貪餌吞鉤豈我哉時人

以為名言物之貪者可以觀矣魚貪以死鯽古貪以死

釋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嘗為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繁指坐問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是予為正之若人渴予與盂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乎常久而已

○包孝肅極笑比黃河清時人謂其難得笑也南朝宋王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比朝魏元長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長以代尹留鎮因別賜養酒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為朕笑竟不能得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其信然哉

○宋人雜志都下一小兒才三歲曲拍皆中節在母懷中食乳搥手指應節蓋宿習也按朱子語錄朱云向見一文僮天然理會得音律其歌唱皆出自然蓋是稟得此一氣之全者

○筆記東坡言梅二丈飲酒過百盞輒正坐高拱此其醉也然不可謂之能飲蓋謂聖愈剛制已不免為酒所動矣此與程子論為酒所動意同視朱子謂江西士人今日學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豈不有間哉朱語錄尹

和靖待守甚確凡遇飲手是在一處醉後亦然又云和靖赴藥會聽曲子皆知之亦歡然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也

○韓魏公琦嘗言性之極不可變君子慎言恐發其學此言費思量來公有言學者要在隨其性以脩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揆性而遠求恐其反喪本真終亦無所至他日又言大凡使人為善須就其性中微性中若無雖強之終不能從此皆以性就才上說韓退之言孔門弟子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亦是謂性近此者學此為易得耳歐陽永叔言性近者得之易也材性信是如此朱子云人全是資質定了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

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歐嘗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是故漢之程李唐之李郭治軍不同而同歸於能將人材性豈可強相效耶

○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天未嘗不為預出能彌是亂之人以擬其後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而為之君者猶得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同如此也今有能彌是亂之人顧乃使之繫囚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

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有以迭為勝負之勢而致然歟此朱子序李忠定公奏疏之文也天下之事湏人以為使人皆喜逸而惡勞誰則任其勞使人皆圖安而懼危誰則當其危忠臣孝子出身為國家任其勞當其危而遠不勝近外不勝內寡不勝衆使大功不立大計不行雖居將相之位台鼎之司而沒有餘恨此劉光祖序虞雍公奏疏之文也嗚呼天心人事迫於氣數消息之不齊蓋從古而然矣任世道之責者能無有感於斯

○天不能無意乎斯世必有所以為世道計者天生才以為斯世必有所以任世道之責者世將有非常之大事天必生希世之異才蓋微是才無以任是事氣數之事雖聖明世亦有之而異才出焉燁燁於塗炭安瀾濤為澄流此豈非天意乎春少嘗論上天好生之德人未易知而可知者其生物天為斯世之意人未易知而可知者其生才天其不亦易知乎吾觀天之生物而知天之好生者無時而或息觀天之生才而知天之為斯世者亦無一日而或忘也

○天下事小者易為而大者常力之不及人有筭談揮霍處大事如小者矣然世不可多得故春嘗占於人之言大言之無功不如小言之有實而無矍嘗占於人之

職任大任於其身而尸素焉不如小任於其身之能舉
職也嗟夫人能不甘大言是為審已量力不覬覦大職
是為安分世之人使盡知是行掩其言德浮其食天下
其有不洽乎昔我孔子始任司會計三年羊不以為罕
軻氏謂孔子為貧而仕春曰非也孔子至聖也不罕是
任蓋將以教天下後世耳天下後世寧復有孔子而委
吏乘田之任則人徃徃羞之何哉世之人有不安賦畝
者於此宜少自思矣

○前輩畸人碩士身不庸于時胄不顯于世鬱其積而
不得施終於淪落而萬分一不獲以自見者豈天其遺
之乎時已過矣世已易矣而乃一旦其後之人崛起焉

追考其所自出其行誼之美聲名之光乃有高官臚仕
豐資厚祿身享之人所媿歎而莫與比者夫豈其終遺
之乎春嘗謂諸農田田美可歲易而地力難繼若弗為
糞歲計所權將益繼田有水可稍稍於五穀美而晚實
而水源有限如若秋弗蓄源將涸秋旱何恃而晚實之
稻將不可矣誠使良農於此間歲而易而必糞以休
養其地力水不時洩建苗垂稿而一灌之源深流長足
以待晚穫且十倍嗚呼其理如是天之於人何以異是
理然則謂天無意於斯人可乎嗚呼是有人事存焉
○劉靜脩曰天生此一人而一事因能辨也蓋亦
定乎已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

毒湖南多氣而有蓋樵菜葉以治虱魚蚊螺蚘治濕氣
而生於水齋香為平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以勝
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生者夫
固必使有罪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時時亂必生弭亂
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
可處之世也而彼言希賢才於異代歎斯世之無人者
豈足與論用入之道邪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
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天子諸侯卿大夫
不仁而不能保其四體者有矣未有士庶人不仁而以
善終者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近在其身遠在其子孫

吁曷戒之哉

○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之說先發制人後即為人所制
之說也謂然險心措以傾覆人家國多矣齊為之說曰
慮人之負國則寧我負人可也先發可也慮我之負人
則寧人負我可也後應可也

○任子齊進治齋誣卒謬子胥殷景仁引劉湛湛卒抑
景仁辭人進為空紳紳卒詆愈李德裕起平僧瑪僧為卒
排德裕進任丁謂謂卒陷準王安石用呂惠卿惠卿
卒毀安石曰大防厚楊畏畏卒叛大防張浚趙鼎舉秦
檜檜卒害浚為小人之不可信如此

○陸牛龍門人某來謁朱鶴菴常裹頭巾洗面梅菴謂

其門弟子曰至至於過當便是偽昔漢和洽告曹操有
言古之立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
矣斯言也已經大儒印證世之欲觀人者可無考其實
乎

餘冬序錄卷三十

